绿海

●世界读书日专题●

编辑/龙平川 校对/侯静
联系电话/(010)86423477
检察日报

「汲冢竹书」古事新声

王吴军

西晋武帝司马炎太康二年(281年),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在当时的河南汲郡(今河南省卫辉市境内)的一座古墓旁,有一个名叫不准的盗墓贼仔细观察了一番周围的动静,然后悄悄钻进这座古墓中,准备盗取陪葬品,大大地赚上一笔钱。但他钻到古墓中后,里面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古墓中有许多竹片,他胡乱抓了一把,然后点燃照明的东西来看究竟是什么。他发现这些竹片上有字迹,但是,不知道这些竹片有什么价值,就随手扔了。他带走了珠宝和玉器,留下了一大堆被他搅得乱七八糟的竹片。第二天,古墓里发现大批竹简的消息就在汲郡迅速传扬开来。

这座被盗的古墓是战国时期魏国第四任国君魏襄王(公元前318年-296年)的墓,汲郡在赵国时期是魏国的土地,魏襄王死后就埋葬在这里。这座古墓里发现的竹简长两尺四寸(合今天的一尺七寸),每个竹简上大约有40个字,都是用漆书蝌蚪文写就。消息传到西晋的京师洛阳后,上下为之震动。因东汉末年的董卓之乱和三国鼎立时的天下混战,政府和私人藏书损失惨重,晋武帝司马炎统一全国后,正在广泛征集天下书籍,听到这个消息后,自然非常高兴,马上派出几十辆马车把这些竹简运到京师洛阳。由于这些竹简在墓中时间太长,散乱不堪,而且,竹简上的许多字迹已残缺不全,前后次序也一片混乱,所以,晋武帝又命令中书令荀勖、中书令和峤以及束晳、杜预、卫恒等当时的著名学者,对这些竹简进行认真而详细地整理和考证。经过二十多年,这些竹简才被整理出个头绪来。

魏襄王墓中发现的这些竹简,一共有十六部古籍七十五篇,其中完整的有六十八篇,另有七篇因为残损严重而不知道其名字或题目。这些古籍的篇目,在《晋书》中的《束晳传》中有详细的记载,它们是《竹书纪年》十三篇、《易繇阴阳卦》两篇、《卦下易经》一篇、《公孙段》两篇、《国语》三篇、《名》三篇、《师春》一篇、《琐语》十一篇、《梁丘藏》一篇、《缴书》两篇、《生卦》一篇、《大历》两篇、《穆天子传》五篇、《图诗》一篇,另外还有杂书十九篇,包括《周食田法》《周书》《论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等。这批珍贵古籍被称为"汲冢竹书",成为我国国宝级的文物,向人们揭示了早就消失在历史岁月里的一幕幕情景。

西晋时期,"汲冢竹书"整理工作结束后,研究工作接着全面展开:杜预根据《竹书纪年》的记载补正了他的旧作《春秋经传集解》,司马彪根据《竹书纪年》著书驳正了谯周的名著《古史考》,续咸写成了《汲冢古文释》十卷,郭璞为《穆天子传》作了注释。然而,就在"汲冢竹书"研究工作方兴未艾之际,"八王之乱"和"五胡之乱"爆发,西晋的京城洛阳在战乱中成为一片瓦砾,汲郡古墓中发现的遗物也多有散失。当时印刷术尚未发明,"汲冢竹书"全靠手抄才得以流传下来。

汲郡魏襄王墓中出现的这些书,不少是早已失传的珍贵古籍,比如,《竹书纪年》十三篇(有学者校正为十二篇),叙述了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历史。因为这部书是按年代编的,所以被称为《竹书纪年》。《竹书纪年》是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编年体著作。

比如,《周书》的内容与世间流传的儒家传统学说不一致,因而历来不受人们的重视。传世本的《周书》残缺非常严重,为了看到这部书的原貌,只能依靠汲郡古墓中发现的《周书》来进行补充,这才使得《周书》成为后来在世间流传的六十篇版本,因此,这部书又被称为《汲冢周书》。依靠汲郡古墓中的发现来补充《周书》,尽管其内容依然与世间流传的儒家著作有不少违异的地方,但与甲骨文和金文记载的内容非常吻合,所以我国不少著名学者认为,这部书的价值毫不逊色于传统的经典《尚书》。

从殷商以来的甲骨文、金文和竹木简、帛书到各种抄本、刻本,每一个文字都承载着每一段历史时期华夏民族的艰难历程和非凡成就,是我们的文化之脉。保护这些文物,是我们的职责,更是光荣的使命。

耕读是中国古代画最常见题材之一。图为任伯年(1840-1895年)《读书图》(局部)

作家们的长书单

冯悦

电视综艺类纪录片《我在岛屿读书》获得了超高的人气,不仅在于纪录片中的众多当代作家余华、苏童、西川、叶兆言、欧阳江河各显个性,更因为他们在片中推荐的千百种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在作家们灿若莲花的点评中,观者获益匪浅。

余华坦白自己刚开始读书,完全出于写作的目的,因此带有一定的功利性,"但读着读着,阅读和写作都没有功利了。所以不要太在意为什么、什么时候开始,没那么重要"。他又提到海明威"书在哪里,书房就在哪里",毛姆"随身携带的避难所",所以空间也并不重要。余华搬过很多次家,"书搬过去,家基本就搬好了"。

苏童年轻时读不了《白鲸》,觉得文字臃肿,上了年纪再读却读出了臃肿中的质感;余华35岁因为工作才真正接触鲁迅,一下子被击中,以前并无太多感受;西川认为自己被读不懂的东西打开,并培养了他对文化的好奇。对很多人来说,经典是你20岁时拒绝,50岁就会接受并赞美的。与书的邂逅,余华说得最为准确:与好书相遇是一种缘分,读不懂,只是缘分不到。

《我在岛屿读书》

读书带给一个人的价值超乎想象。傅国涌先生年轻时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但是读书让他获得宁静与思考。"我在偏僻的山中,听的是虫声、水声,读的却是几百年前这些智者的声音。在他们平静的论述中,我感受着一种不可抗拒的文明的力量……""我的心灵世界被大大地开启,被照亮。从此,我的生命中不仅拥有《三国》《水浒》《红楼梦》,唐诗宋词朦胧诗……我第一次去英国,看着天上的云,想到的就是三十年前在山中读约翰·密尔、洛克、休谟和米尔顿的那些日子,同样有蓝天白云,他们的精神食粮喂养过我的年轻时代,叫我从此不再受惑。"

复旦大学毕业的学者吴盛青先生曾写道:"'一个人一辈子一定要读过一部大书。读过大书的人,会有不一样的气象。'大凡中文系的人都知道骆玉明老师常在课堂里井喷警句。第二年春天,当我终于读完了一部天地间必不可无的大书之后,骑车回南区的路上,春风鼓满了我意志的风帆,我也以为我由此生出了不同的人生气象。"

《我在岛屿读书》最难得的地方,是那种作家聊天的氛围与风格,自然随意中让书籍的世界徐徐展开。"要去阅读经典,因为经典它是被一代又一代的读者阅读,给我们挑选出来的。"经典的魅力在于历经无数次的大浪淘沙,它们依然熠熠闪光。写到这里,忍不住想问一句:现在还有多少人在读经典?

"文字的魅力,给人充分的想象力。"如果没有了美好的文字,如果想象力枯竭,那是多么可怕的事情!"读书让我知道自己是谁,读书让我知道自己内心深处的宽广。阅读不是为了马上就让你掌握什么。当你在阅读到一部作品的时候,你也已经完全忘记到自己的存在了。这个时候的乐趣,比你生活中的任何乐趣都更吸引人。"

岛屿,是一个特别的地方。它远离尘嚣,远离纷扰。"岛屿"其实更是一个象征。阅读是一个人寻找精神家园的路径,岛屿也是,"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所以还有《我们在岛屿朗读》《他们在岛屿写作》……

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找一个心安处,放下俗务,好好读几本书。

《我们在岛屿朗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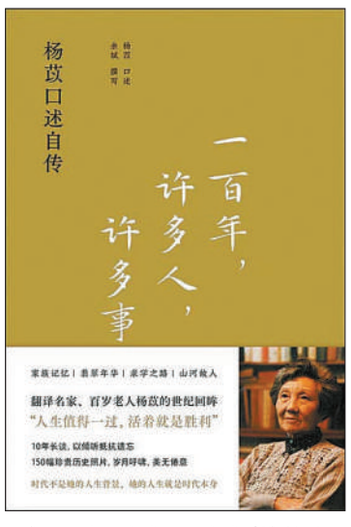
一部口述自传与一百年的人和事

禾刀

2023年1月27日晚,曾翻译《呼啸山庄》的著名翻译家杨苡先生仙逝,享年103岁。此前几天,《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杨苡口述自传》付梓,似乎是对杨苡先生一生的总结。本书收集了六十多张泛黄的老照片,许多历经近百年,足见杨苡先生是生活的有心人。照片几乎涵盖了她的人生,承载了她的亲情、友情、爱情和世情。照片上的杨苡先生个性张扬、信心十足。

谈到口述自传初衷,杨苡先生曾说:"人的一生不知要遇到多少人与事,到了我这个岁数,经历过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后发生的种种,我虽是个平凡的人,却也有许许多多的人可念,许许多多的事想说。"杨苡先生出身世家,接触过诸多名人,出人意料的是,她的这番话却显得如此云淡风轻。

杨苡出生于1919年,主要译著有《呼啸山庄》《永远不会落的太阳》《俄罗斯性格》《伟大的时刻》等,还著有儿童诗《自己的事自己做》等。由她翻译的《呼啸山庄》是最流行的中译本之一,她也是此中文书名的首译者。杨苡的丈夫是诗人赵瑞蕻,亦是翻译名著《红与黑》的第一人。



《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封面

从本书后记中得知,这部口述作品前后历经十年。如此说来,杨苡先生最早口述时已九十高龄,后来更是跃过百年大关。书中许多细节真实准确度极高,从他人回忆录中得到了印证,足见杨苡先生记忆力惊人。这种记忆力还体现在许多信息极为完整——足够长的年龄,使她有机会观察别人记忆别人的一生。

杨苡先生对有人用"贵族"一词来描述她颇存忌讳。她的祖辈四位均点中翰林,父亲杨毓璋一度任职中国银行行长。相较于那个时代大多数同龄人遭遇物质上的苦难不同,因祖辈的煊赫,杨苡先生的童年生活要安稳得多。不过,衣食无忧的生活并不能卸掉她精神上的那两道枷锁:生母的"姨太太"身份一度给她带来了无形的困扰;她出生后两个月父亲便因病去世,由此她背上了"妨父"的恶名。所幸的是,这些并没有阻碍她的观察习惯,所以像亲大哥大姐,以及二小姐、四小姐,还有女佣来凤的往事依然历历在目,这些故事就是放在家族大剧火热的今天亦毫不逊色。

过早的精神压力迫使她很早便养成了独立的习惯,这在庞大家族的众多子女中并非易事。从早年就读于天津中西女校,到后来辗转西南联大,再到结婚成家,养育子女,她的人生实已超脱了她的身世。也正因为这样的独立,她才可能从家庭成功"出走",成功避免家族姊妹那样的悲剧命运,最终成就了一番自己热爱的事业。

除了幼年因家族原因与北洋军阀政府总理杨惠庆家族有过往来外,杨苡后来的朋友圈更是名人云集,如巴金、冰心、沈从文、穆旦、吴宓、萧乾,以及刺杀孙传芳的女侠施剑翘等。方以类聚,物以群分,正是这样的雨露滋润,她后来才得以走上翻译之路。众多友人中,巴金对她的文学造诣影响最大,沈从文则堪称她的人生导师。

17岁那年,读了巴金的《家》,杨苡深感与小说中的大家族叙事有着高度的共鸣,于是偷偷与巴金通信。"5个月里40多封信,杨苡在每个信封的背面都标上了数字,No.1、No.2……"杨苡后来多次坦率地表示,自己深受巴金的影响。如果溯及她的人生纵深,这种影响应该不仅仅是文学意义上的,还包括她的人生道路——她毅然选择从家族出走,并踏上一条远离家族的求学之路,很大程度上是受《家》的影响。

在与巴金通信的过程中,杨苡结识了巴金的二哥李尧林,杨苡称之为"大李先生"。杨苡与李尧林相差16岁,二人因为李尧林经常帮助传递与巴金往来书信结识,巴金亦曾委托李尧林为杨苡提供帮助。口述中,杨苡称对大李先生只是源自对哥哥杨宪益崇拜的移情。1945年,李尧林离开人世,病因是长期营养不良……

杨苡清楚地记得巴老在看过她的一些译稿后,曾很坦率地对她指出:"译得有点草率","本来可以译得更好一点"。杨苡清楚地记得巴金对她说的话:"好好翻译一本书,海明威的也好,别的也好,不要急,一星期译几百、几千字都行,再长的书也有译完的时候,慢是好的,唯其慢才可细心去了解,去传达原意。""只有自己热爱并从事翻译的人才会对其他翻译家如此体贴,如此爱护。"

杨苡先生对自己情感世界的剖析丝毫没有遮掩,这一方面体现了她的敢爱敢恨,另一方面也表明她的口述自传鲜有回避,进一步提升了这部书的分量。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部平实的口述自传中,杨苡先生对于自己的翻译成就只言片语,经常只是一个话题顺便提及。而对于自己的人生,她提及极多的一个词是——"好玩",即便百岁高龄依然如此。"好玩",是杨苡先生发自内心的人生体验,也是她乐观面对人生复杂经历的写照。

天堂书店

龙悦

那年十月与家人自德国科隆搭乘高铁转往荷兰马斯垂克城,主要目的是拜访有"世界最美书店"之誉的天堂书店。马斯垂克位于荷兰东南部林堡省,为荷兰两个最古老的城市之一,由于毗邻比利时、德国而位居交通中枢,因此马斯垂克有着浓郁的比、德两国风格的城市风貌,而不同于荷兰其他城市景观。

天堂书店位于多米尼加克斯特拉特街一号。2008年英国《卫报》发表全球书店专题评论《顶级书架》,将荷兰马斯垂克天堂书店评为世界第一。是怎样的书店能获此殊荣?直至我们伫立在天堂书店前,望着设计成书本的大门,才初步领略天堂书店经营者由衷欢迎书客的真率诚挚——书店设计团队将大门设计如一座可翻开的书卷,当大门一阖上便成为一本书,于是我们踏入了书的天堂。

天堂书店现址原是圣道明会的多米尼加教堂,这座落成于1294年的教堂,在1794年拿破仑占领马斯垂克时,教堂内的神职人员不幸被驱逐,教堂荒废。1815年拿破仑滑铁卢战役大败,马斯垂克重新归还荷兰,但多米尼加教堂没能恢复往昔的宗教使命,先后成为市政府保管档案的仓库、法国骑兵马舍、拳击赛场、消防署装备库、女子手球赛场、自行车停放所、汽车展销场和音乐厅等。庆幸的是,教堂建筑自落成以来未遭受大规模破坏,建筑状态大致良好。

◀北京"模范书局·诗空间"一角

2004年,马斯垂克市政府与荷兰连锁书商瑟莱克斯集团合作,将教堂改造成一座大型书店,双方在合约中附加条款特别载明:"在教堂内设置的书架必须是可拆解的,不得损伤到教堂建筑本身,且在教堂建筑墙面上也不能使用任何钉子。"

设计方案中保留了原有的壮观空间,在廊柱之间,用黑色钢架搭建起一座三层楼高的书廊,书廊不仅没有破坏到教堂建筑,反而创造出奇佳的选书与阅读空间,使人们能在深具历史意义的空间中舒适地选书。2006年11月,天堂书店正式开幕,其兼容古典与现代的设计令人赞赏,也赢得2007年室内建筑大奖……

然而,直至2012年,天堂书店仍处于经营危机之中;2013年底,书店经营团队对外宣布:天堂书店将于2014年1月正式关闭。

面对如此困境,天堂书店总经理托恩·哈马斯和职员为了挽救书店,决定在网络上发起募资活动。托恩·哈马斯在脸书上发布一则让天堂书店存续的讯息:"我们希望您能在世界最美书店度过更多的时光,我们将与读者风雨同舟,请为我们书店崭新的未来进行投资,您将成为天堂书店永远的朋友。"

2014年3月7日,募资活动正式开始,一周后募集资金已达10万欧元;同年3月21日,托恩·哈马斯等人从原经营公司购得天堂书店的经营权,并对外宣布:"天堂书店将作为独立书店,再次开业。"几经风波、蜕变后的天堂书店,获得2014年"世界十大最美书店"的殊荣。

我们随着人潮进入书店内部,三层楼高的黑色书架让人目不暇接,三层楼高的书架上放着数以万计的书籍,读者可利用阶梯与电梯到书架旁慢慢选书。书架与廊柱、墙壁之间既能保持安全距离以防止摩擦,亦可展现古建筑之美,是兼容古典与现代美感的绝佳典范。

穿梭在琳琅满目的书海中,能翻阅荷兰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和英文等各类型原文书,还能欣赏具有历史感的石板地、廊柱、雕饰等建筑细节,抬头一望更能欣赏穹顶上1619年完成的壁画,其中一幅壁画描绘着法律人熟悉的欧洲中世纪著名哲学家、法学家和神学家托马斯·阿奎纳的生平,而另一幅则是描绘着天使吹奏仙乐的壁画。真是名副其实的天堂书店!

书店深处是一家从昔日教堂祭坛改成的咖啡馆,咖啡馆一侧的环形墙会定期展出艺术家作品。坐定后感受到来自周围玻璃窗倾泻进来的柔和阳光,暖意融融。与家人一边悠闲地啜饮着咖啡,一边环视着四周,望着书店内不可胜数的书本及游人、爱书人,天堂书店独有的人文风景着实令人动容。

天堂书店成立了特别委员会,并推出特殊会员制,年缴50欧元会员费便可享多种会员福利。书店除了贩售各种类型书籍,还曾举办过各式新书发布会、签书会、讲座、展览和书友会等。此外,天堂书店更是当地的首选展演空间,举办过无数次音乐会,俨然成为当地最活跃的艺文空间。

其实,北京也有一家"天堂书店",它就是位于佟麟阁路85号中华圣公会教堂旧址"模范书局·诗空间"。历经疫情之下连锁店的关闭与书店主人的意外身亡,这家"天堂书店"依然挺立如昔。它是很多读书人、爱书人的膜拜之地。

坚持理想的书店离不开爱书人的拥戴与不懈的支持。这些支持,让这个世界上的书店风采斐然,留存人间。

社址:北京市石景山区香山南路109号 邮编:100144 传真:(010)86423503 86423653 总编室:(010)86423352 出版发行部:(010)86423399 订阅发行:全国各地邮局 定价:每份1.00元 全年398元 印刷:工人日报社(北京市东城区安德路甲61号)